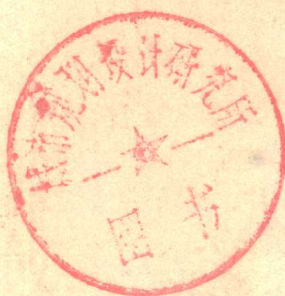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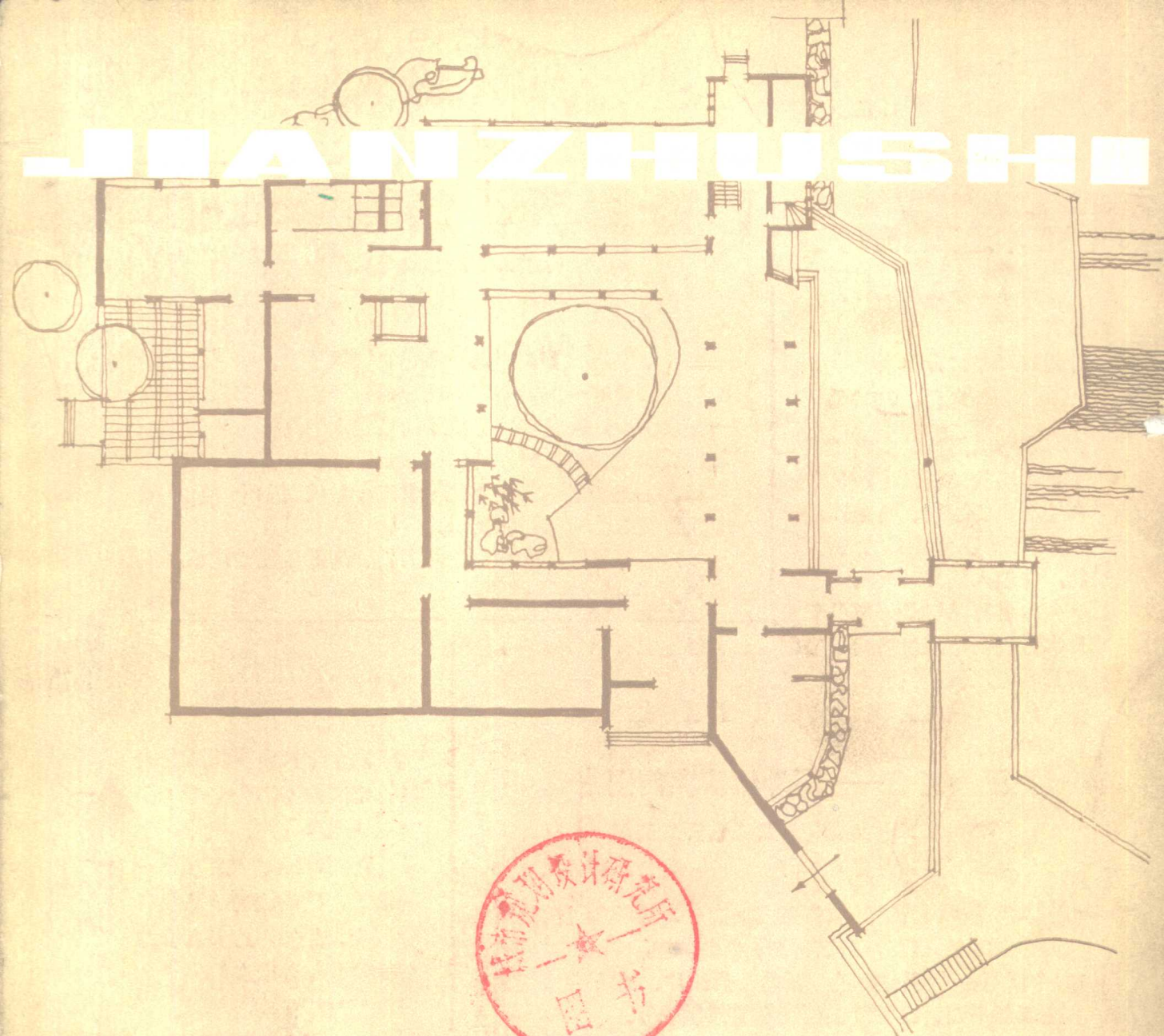


JIANZHUSHI



# 建筑师

16



# 建筑师

16

15  
3-2

## 建 筑 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筑师》编辑部 编辑

本刊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伯扬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吕增标 庄裕光 范守中 杨君武 晏隆余  
徐 镇 彭一刚 喻继国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3¼ 字数：322 千字

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700册 定价：1.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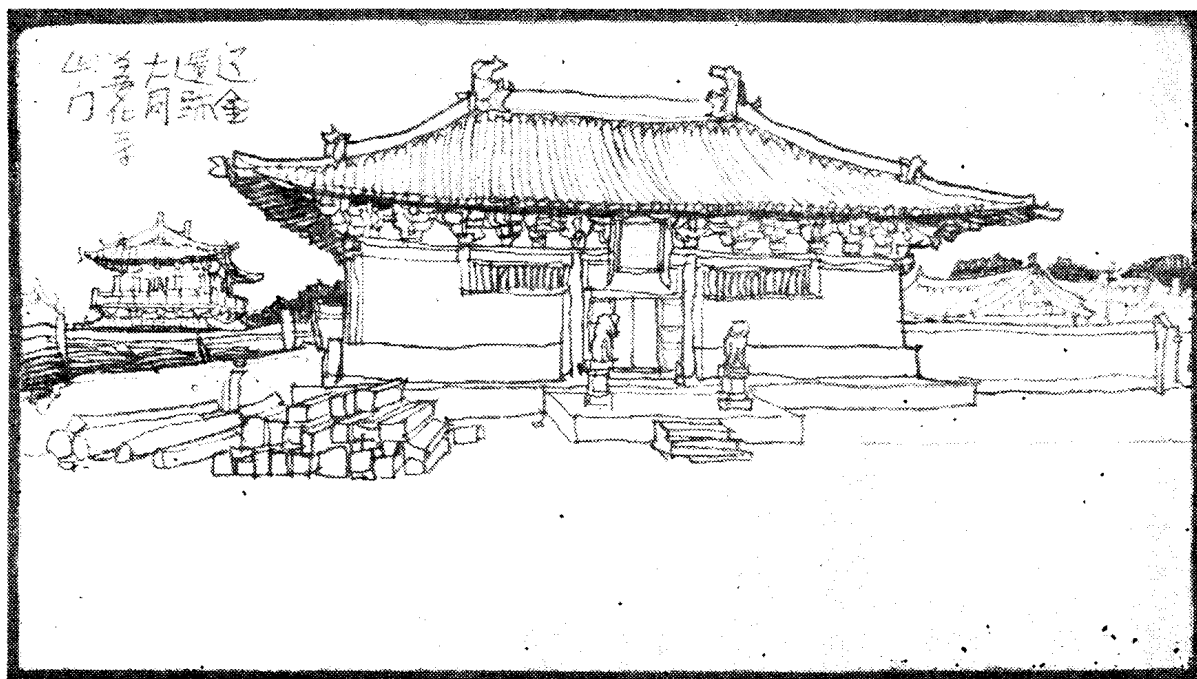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5040·4576



# 建筑师画页

上：朝阳凤凰山  
绝顶（1973年）  
下：大同善化寺  
（1975年）

辽宁省博物馆  
曹 汛 绘



## 目 录

### · 深切悼念童寓先生 ·

意境高逸，才华横溢

——悼念童寓同志 ..... 陈 植 ( 3 )

童寓同学二三事 ..... 谭 垣 ( 5 )

怀念童寓师 ..... 郭湖生 ( 6 )

高风亮节，博古通今

——悼念童寓先生 ..... 晏隆余 ( 8 )

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 ..... 童 寓 ( 11 )

### · 新中国著名建筑师 ·

童 寓 ..... ( 15 )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怀念四位老师 ..... 戴复东 吴庐生 ( 23 )

忆刘师敦桢 ..... 喻维国 ( 27 )

### · 建 筑 论 坛 ·

香山饭店的一个启示 ..... 卢思孝 ( 30 )

建筑方针杂议 ..... 齐鲁石化总公司设计院 孙承彬 沈娟珍 ( 33 )

建筑传统与时代精神 ..... 罗运湖 ( 36 )

民族形式：概念·研究方法·认识 ..... 张新纪 ( 38 )

### · 建筑理论研究 ·

√现代西方建筑理论动向(续篇) ..... 汪 坦 ( 44 )

自然·人工·建筑艺术 ..... 同济大学 沈福煦 ( 55 )



|                             |            |
|-----------------------------|------------|
| 景观心理学琐谈 .....               | 艾定增 ( 58 ) |
| ✓ 论现代建筑空间的灵活性和可变性 (上) ..... | 汪正章 ( 63 ) |

### · 城 市 规 划 研 究 ·

|                      |            |
|----------------------|------------|
| 关于哈尔滨城市建设的几个问题 ..... | 常怀生 ( 74 ) |
|----------------------|------------|

### · 公 共 建 筑 研 究 ·

|                       |                |
|-----------------------|----------------|
| 高层旅馆设计的建筑技术 .....     | 蔡德道 ( 81 )     |
| 安全、健康、舒适、效率           |                |
| ——高层旅馆客房设计探讨 .....    | 唐玉恩 张皆正 ( 94 ) |
| 博览建筑的空间处理 .....       | 陈 岳 ( 104 )    |
| 学校建筑的新课题——中学图书馆       |                |
| 兼谈华南师范大学附中图书馆设计 ..... | 谭伯兰 ( 116 )    |

### · 建 筑 技 术 ·

|                   |                          |
|-------------------|--------------------------|
| 高层住宅防火的若干问题 ..... | 章孝思 ( 122 )              |
| 北京红塔礼堂声学设计 .....  |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项端祈 苏 纹 ( 130 ) |

### · 民 居 研 究 ·

|                |                    |
|----------------|--------------------|
| ✓ 福建民居掠影 ..... | 高珍明 杨道明 陈瑜 ( 143 ) |
|----------------|--------------------|

### · 青 年 建 筑 师 园 地 ·

|                        |             |
|------------------------|-------------|
| 设计方法论中思维程序及其思维手段 ..... | 黄亦骐 ( 162 ) |
|------------------------|-------------|

### · 建 筑 师 札 记 ·

|                  |             |
|------------------|-------------|
| 建筑随感录 (续一) ..... | 王天锡 ( 173 ) |
| 东京札记 (上) .....   | 尹培桐 ( 183 ) |

### · 连 载 ·

|                                     |         |
|-------------------------------------|---------|
| 建筑量度论 (三)                           |         |
| ——建筑中的空间、形状和尺度 .....                | ( 194 ) |
| [美] 查尔斯·穆尔 杰拉德·阿伦 著 邹德侗 羌苑 节译 沈玉麟 校 |         |

|             |     |
|-------------|-----|
| 建筑师画页 ..... | 封 三 |
|-------------|-----|

# 深切悼念童寓先生



一个淳朴而杰出的学者——童寓教授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他。

童寓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的逝世，是我国建筑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童寓教授，辽宁沈阳人（满族），1900年生，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学习成绩优异，曾得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一等奖。1930～1931年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及主任，1931～1951年在华盖建筑师事物所任建筑师，也是事物所的负责人之一，曾主持和参与设计了一百多项工程，他的设计作品遍及南京、上海、四川、贵州等省市。1944年起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建筑研究所副所长，江苏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童寓教授是我国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他以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艺术修养，设计了一批优秀的、富有个性的作品，在我国近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洗练、凝重、大方、

明快。他既吸收了古今中外的建筑成就，为我所用，又不落窠臼，超脱于前人，创造出性格鲜明，富有特色的建筑风格。他这种可贵的创作精神，为后人所仰慕。

童寯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勤奋治学，刻苦研究，遍览群书，博古通今，对上下数千年的中外各国建筑历史融汇贯通，对东、西方各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和各流派建筑理论的研究，功力尤深，特别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造诣很深，为继承和发扬我国建筑文化作出了贡献，是我国卓越的建筑历史与理论学家。近三年来，他曾著有《新建筑与流派》、《近百年西方建筑史》、《日本近代建筑史》、《苏联建筑》等十一部专著和一批论文，是我国建筑历史及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三十年代，童寯教授就致力于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他曾遍访大江南北的著名园林、踏勘测绘，摄影制图，搜集资料，撰成《江南园林志》一书，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经典著作，开拓了我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先声。去年，他又完成了《造园史纲》、英文版《东南园墅》等著作，在造园理论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童寯教授是我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感人至深。九一八事变之际，他曾无私地帮助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学生脱离险境；抗战期间，他曾辗转保存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部分图书资料，直到解放后移交该校有关人员。这些事迹在后辈中广为传颂，已成口碑。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他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善于进行启发式教学，言简意赅地进行讲授和指导。数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为我国建筑教育事业辛勤工作，培养了大批高级建筑人才，桃李满天下，其中许多人已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建筑师。近年来他虽已高龄抱病，仍精心培养硕士研究生，并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质，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童寯教授博学多艺，在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近年来，出版了《童寯画选》和《童寯素描选集》，他的画风洒脱豪放，绚丽严谨，色彩浑厚，题材多样，美术界对之有很高评价。

童寯教授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学和教育事业，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他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实现祖国的四化，抱有很大的热忱，为建筑科学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童寯教授重病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克制病痛，坚持著书立说，呕心沥血，拼搏到生命最后一息，这种坚强的意志和献身精神，足以为人楷模。

童寯教授数十年来，不求闻达，不计名利，热心教育事业，探求科学真理。他一生朴实无华，刚正不阿，谦虚谨慎，生活节俭，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关怀中青年一代的成长，以身作则，严格教育后代，尊重周围的同志，因而他也深得大家衷心的敬仰和爱戴。

悼念童寯同志，我们要好好学习他的学问和为人，学习他的可贵品德和精神，更好地从事他尚未完成的科学、教育事业。

安息吧！童寯教授！

（本文系1983年4月4日追悼会悼词）

# 意境高逸，才华横溢

## ——悼念童寯同志

陈 植

我国杰出的建筑师、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童寯同志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国建筑界的一个巨大损失。

童寯同志1900年生，满族，字伯潜，早年入沈阳第一中学，旋转天津新学书院。毕业后同时投考唐山交大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唐山交大名列第一，但仍就读于清华。1925年毕业，公费留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7年得学士学位。次年获硕士学位后，即在费城及纽约事务所实习，又往欧洲考察，足迹遍及英、法、德、意、瑞士、荷兰、奥地利、捷克等。他与我同窗五年，共事二十载，意气相投，成为莫逆之交。

童寯同志品德高洁，刚正不阿，秉性耿直，从不随波逐流，应声附和，从不自傲自负，思名思利。他爱憎分明，对志同道合者热情奔放，推心置腹，侃侃而谈，对班门弄斧、阿谀奉承者冷若冰霜，嗤之以鼻。他对文人中的剽窃行为极端鄙视，自己积累的资料则任人参考使用。他在执行建筑业务时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标准，不因揽业务而自我吹嘘，贬低别人或奉承业主。在设计某一电影院时受流氓的威胁，毫不畏惧，斥之于门外。当营造厂、材料商有所馈赠，他拒不接受。

他待人接物谦逊宽厚，对个人成就从未流露自满情绪，甚至认为不足挂齿，因之所作数百幅水彩画从不示人以自夸。1930年当他返国到沈阳时，梁思成同志以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职位相让，他婉辞不就。“九一八”事变的次年，东北大学建筑系三四年级学生流离失所，来沪请求续课，童寯同志呼吁建筑界友好与他共同义务为补习功课。历时两年，终于授课完毕，通过事先磋商由上海大夏大学发给文凭。他毕生克勤克俭，遇亲友急需，辄慷慨解囊相助。

童寯同志才华横溢，通古识今，是一位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在建筑历史、建筑理论、建筑设计、园林研究及绘画方面，无不有卓越成就。除此之外，他对音乐，特别是交响乐研究有素，曾熟读罗曼·罗兰所著《歌德与贝多芬》（法文版）。他对音乐不是单纯欣赏，而是将音乐思想用建筑设计反映出来，有基调、有起伏、有韵律、有节奏。他崇敬陶渊明、郑板桥的性格——平淡爽朗，峻峭高雅。

童寯同志手不释卷，笔不离手。他精通英文，通晓德、法文，习惯于边阅读边摘录，积累资料，从各个角度分析问题，在理论上深入探讨。他引证东西往往摆脱建筑学本身而从更广阔的领域观察建筑学中的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经数十年的蕴蓄，在晚年奔流直下，成书十一册，论文十一篇，其他遗稿尚待整理。在建筑方面，他著有《日本近现代建



筑》、《近百年西方建筑史》、《建筑科技沿革》、《新建筑与流派》、《外国纪念建筑史话》、《外中分割》、《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等。在造园方面，他著有《江南园林志》、《造园史纲》、《随园考》、《亭》等。他尚有英文著作《中国建筑的外来影响》(Foreign Influence in Chinese Architecture)、《东南园墅》(Glimpses of Gardens in Eastern China)。他研究园林早于对建筑理论的探讨，在1932~1937年间，遍访上海、苏州、无锡、常熟、扬州及杭嘉湖一带，考察庭园，不辞辛劳，独自一人徒步（他从不乘人力车）踏勘、摄影、测绘。这一工作是十分繁重、艰苦而富有成效的。

他在病痛折磨中，还为《大百科全书》写“江南园林”这一条目，约千余字。逝世前四天疼痛难忍，还为教师修改英文讲稿，给博士研究生答疑，确是拼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謂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由于他在中英文方面造诣极深，他的文笔不论中文或英文，总是古朴、凝炼、流畅，可与文学家媲美。

童寯同志的建筑设计别具风格。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设计导师为“法国国家文凭建筑师”毕克莱(George Howard Bickley)。三年的就学中，他反对模仿，肆力于吸古今成独创，成绩卓著，深为毕克莱所赞许。由于导师的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亦由于童寯同志独有见解，因之有时师生之间摆脱了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是相互尊重，共同探讨。他曾先后获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一等奖、二等奖。

返国后，童寯同志在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有文化馆、图书馆、办公楼、银行、学校、住宅、公寓、旅馆、电影院、厂房。他思想敏捷，落笔迅疾，创作以格调严谨，比例壮健，线条挺拔，笔法简洁，色彩轻淡而取胜，不务华丽，不尚修饰。我们同事务所的建筑师三人之间曾相约摒弃“大屋顶”，只在某办公楼的设计中，由于要与原建筑群协调，不得不沿用古典形式。在民族形式方面，如南京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有所突破，则童寯同志所设计的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时毁于炮火）在融汇古今中外的尝试上是有示范意义的。馆的正门两旁屹立着两个柱塔，上部嵌以琉璃花砖，气势宏伟，以形传神地表达了浓厚的民族风貌。

童寯同志自幼学油画，因之对素描早有基础。在清华期间又攻水彩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得绘画教授、美国名水彩画家道森(George Walter Dawson)的指导，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运笔之迅捷，落笔之精确，使同学们称为“有照相机般的眼睛”(Photographic Eye)。他对铅笔画、炭画、蜡笔画、粉笔画、水粉画无所不能，而最精于水彩画。他的水彩画，气度奔放，笔法刚劲，色彩绚丽，题材多样，深具吸引力。他善于运用淋漓的阔笔，亦善于运用枯涩的细笔。

他在中年曾习国画，从山水花卉名画家杨濂（定之）为师，两人性格均刚直坦率，极为契合。童寯同志所绘的高山峻岭，深谷幽溪，墨线纵横，墨点跃动，引人入胜。他喜宋画，更仰慕明画家徐渭（文长）的明快姿肆，清石涛（朱若极）的意匠苍健，以及清末“扬州八怪”和近代的黄宾虹、张大千。童寯同志的山水意境高雅，逸笔草草，是他的气质和修养的映象。

永别矣，童寯同志！你的高尚精神境界、思想品质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 童 寓 同 学 二 三 事

谭 垣

我与童寓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时的同学，他比我高一班。回国以后，我们虽同在上海工作，但很少见面。所以，对于童寓的了解，我是不及其他同志的。但他助人为乐、光明磊落的品质，对业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美学习期间，他以读书用功、生活朴素闻名。他从不把时间化在无谓的交际、娱乐上，总是埋头研究学问。记得那时每星期六晚上，学校学生俱乐部都举行晚会。经过一星期紧张的学习，素以学习努力刻苦著称的中国留学生也忍不住要去轻松一番。但是，从不见童寓光临。这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是很突出的。辛勤的劳动结出了硕果，他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国学生争了光，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回国以后，我们接触较少，但有几件事仍使我深受感动。他无论路远路近，从不坐三轮车代步。他觉得坐在车上让人花力气来拉，是不人道的。我认为这件事虽小，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品德高尚。大家知道，他的经济状况是很好的，但他始终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美德。

童寓同学一贯埋头工作，钻研业务。为繁荣我国的建筑事业，加速新中国的建设，加快培养人才，他贡献卓著。他以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写作了大量很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在建筑界有极大影响，深受好评。即使在动乱年代，他身处逆境，仍不放松业务学习和写作。粉碎“四人帮”后，他更是精神焕发，文思横溢，出版了多种著作，给已濒干涸的建筑理论园地送来了及时雨，使我们受到启发，获益非浅。

他因病住院期间，还卧床坚持写作。他知道自己日子已经不多了，为了把他的丰富知识留给后人，他完全置自己的健康于脑后，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童寓同学是我国建筑界的老前辈，他的逝世无疑是我国建筑界的巨大损失，我们深感痛惜。但他的为人，他的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留给我们的大量学术著作，永远是我国建筑理论文库的宝贵财富。

# 怀念童寓师

郭湖生

童老和我们永别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一天迟早是会到来的。可是，一旦竟成事实，仍然令人感到太突然，仍然抑止不住悲痛。我尤为内疚的是，没有能在童老生命最后的日子，为他多做点事。我深信，童老是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去的：他想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但，来不及了。一想到他最近几年好象在和时间竞走似地不停地写作，用惊人的毅力和衰老和病痛搏斗，就禁不住心酸落泪。时间，对于有些人相当慷慨，而对童老，则太吝啬了。

童老的一生，是勤勉而朴素的一生。他总是步行往返十里到校工作，不问寒暑，不问风雨。如是年复一年，我所见，已是三十多年。他拒绝学校派车接送，不顾年迈体衰坚持步行。终于，去年的一天，他支持不住，扶着道旁的树蹲下去，无力再走。于是，买了一辆三轮车，准备继续到校工作用。这车用了不几次，最后一次，就是今年春节由他的儿子（一位教授）踩了出门，按照多年的习惯（这是最后一次）到几位至交家中拜年，到已故刘敦桢先生、杨廷宝先生的家中探望慰问。在学校，他总是坐在阅览室固定的位置上，埋头读书摘记。他摘记的卡片（主要是外文书刊）存放在阅览室里，当作青年教师和学生查找资料研究问题的索引。大家遇有难疑，也在这里向童老请教，请他答疑解惑，阅改文章，从他那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中获得教益。童老不是“知名人士”，在建筑界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即使在建筑界以内，他甚至不是现届中国建筑学会的理事。但是，一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往往并不一定和他在世时的声名地位相称。献身于科学的人，真正做学问的人，对此毫不介意，实际也没有功夫去想。童老恬淡朴素的一生，就是如此。

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第一代的建筑家，一群二十几岁的青年，崭露头角，犹如群星璀璨。其中有几位同窗好友：已故的赵深、杨廷宝、梁思成、童寓诸位先生，以及健在的陈植老；他们的、还有其他老一辈建筑家的业绩，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活动（包括建筑教育）的重要内容。他们好比是群峰。

童老求学时代就是成绩出众的学生。他绘画技法娴熟，洒脱豪放；他在三十、四十年代所作的大量建筑设计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以气局宏大而不以纤巧细琐胜。他虽然受到学院派严格的古典技法训练，但是却赞赏现代建筑先驱者那种蓬勃的创造力和勇于向陈腐观念挑战、勇于探索的精神。他自己就身体力行。他称赞古人的智慧才干，引导我们观察古人思考的周密和技法的高超；他极口称道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但他决不要复古。他爱中国的传统艺术。三十年代，他以大量精力时间寻访江南园林，积累了珍贵的资料；他独自用步测画出的平面图竟然如此精确，令人难以想象他所付出的艰巨劳动。他长期注意和积累的课题资料范围之大，涉及面之广，令人吃惊。童老的古典文学修养很高，爱作律诗，但从不以示人，擅长国画，但是惜墨如金。童老外国语言文学的修养也很高。他用外语写的文章其娴熟

高超，使外语专家也很钦佩。总之，童老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真正的大师。我站在童老面前，只觉着自己是个幼稚的小学生，贫乏孤陋，相形见绌，实在可愧可怜。

我想，世界上有些事，不遇时做不成，非其人也做不成，或者，总会带上点令人遗憾的不足处。童老的逝去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他，无可企及，无可替代。如此深厚的根底，如此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此长期的积累，如此坚强的毅力，这些因素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十分难遇的。叫我们去接他留下的未竟之业，真正感到力不从心，茫不知所措。做也只能是狗尾续貂。

我们的前辈是群峰，我们这一代处于谷底，我们希望青年一代能造就出人才，达到和超过这些高峰。但是，我们有责任承前启后，让青年一代懂得：不愿付出辛勤的劳动、艰苦地工作，不摆脱个人得失计较，是不可能进入前辈学者的高尚精神境界，也不可能超越他们的。我自知今生已不可能攀登到那个高度了，但我仍要以童老为榜样而努力前进。《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我的愿望。

童老爱憎分明，从不随波逐流。至不得已则沉默无言，但决不违心阿世。在学问道德方面，他不喜欢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尤其厌恶装腔作势，欺骗剽窃。而对于青年，对真正抱着求知愿望的人，他从不吝给予热诚帮助。他的音容笑貌宛在，话不多而亲切、幽默。他重诺守信，凡答应了，必会准时做到。他严谨认真，往往一个词，一件人事典故，必追根究源，务求准确；为此遍查多种百科全书、辞书和参考书。他的文稿，从来要亲手抄写，字迹细密，改了又改，难得满意歇手。

童老对我要求很严。近来，他要我把日本学者田中淡先生所译为中文的日本古代造园名著《作庭记》的译稿本整理好呈交他。我答应下来，但多次延期，每次见童老带着责备的样子就很惭愧。三月中旬去昆明前去见童老，我说是回来之后一定赶班完成。谁知此别竟成永诀。这件事我非常内疚。有一件往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十年动乱时，童老沉默寡言。当时，风声鹤唳，熟人互相只当陌路人。一旦成了批斗对象，处境更是孤立。我曾处此境。但是，居然就在这种时候，听见童老当众讲：我相信湖生是好同志。每念及此，催人泪下。我诚庸劣，敢不自勉以酬我师知遇之情？

现在，老辈的期望，老辈的重担，交付与我们这一代人了。我只有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继承前辈未竟之业，开拓将来道路，贡献毕生之力于建筑科学事业，来回答他们的遗托。

敬爱的童老，请放心安息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黎明前灯下

---

（上接第10页）

先生著述、设计创作具有高尚的气质和风格，与先生崇高的心灵、道德是密不可分的。

先生每个字，每根线都是自己汗和血的结晶。他这些智慧知识的光芒，是靠燃烧自己身躯而发出的。

先生质朴、恬淡的一生，更显出美德的高尚，一如宝石在朴素的背景下更显出光彩照人。

达·芬奇说：“劳动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先生的一生可得永恒安息。

# 高风亮节，博古通今

## ——悼念童寓先生

晏 隆 余

三月廿八日，我正为先生近著《东南园墅》在苏州拍照，电报传来噩耗，不禁潸然泪下。我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的老师，我们系和研究所失去了一位释疑解惑的尊长。正当先生以八十高龄，用有数晚年将自己知识财富倾注我们，而大家又期待先生更多著作问世之际，却猝然逝世，这确是建筑界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先生精于治学，刻苦勤奋，性格沉默，凝重而平和，为人朴素诚挚，刚直不阿，不求闻达，漠视权贵，视名利如浮云流水，终身以读书著述自娱。南工建筑研究所成立以来，因工作关系，我与先生接触很多，先生治学、待人和教诲历历在目，许多事我印象很深，永志难忘：

“我是一只钟，不敲不响！”

先生常以“钟”自喻。不是“自鸣钟”，只要你敲就会响。系期刊室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是先生终年与之相伴之物。这也是全系学生、研究生、老师们答疑的场所。只要是学习方面的事求教，他从不厌烦。不论中外古今，从建筑到艺术，从文学到历史都能回答。外文中有有些一般词典查不到的字，他常把与词有关的掌故、轶闻都说出来。当某一问题一时解答不出时，他从不含糊依违，模棱两可，下次查了一定主动告诉。

记得去年先生因病住院，正值七月中旬南京酷暑，东欧一位研究造园艺术的教授，写一本有关世界造园艺术的英文著作，其中中国古典园林部分因苦于不熟悉中文，请先生审校有关内容、朝代以及人地名的汉语拼音。他那有西窗的病室，坐在里面就汗流如注，先生细心审校，汉语拼音由我代查，他又仔细校核多次。完后要我即时寄出，他说这也是向世界介绍我国文化艺术。

近年先生发表不少文章、著述，每月常收到各地来函，有出版部门约稿，有学生请教某些问题，甚至有要求代为购书的，过去他都躬身自覆，近年由于信函数量更多，他感到时间不济，有时要我代覆，但每次都指出怎么答覆，或哪里有这方面资料，或要我代为其购书。有次他说：“这些青年苦于没有良好学习条件，能这么钻研学习不容易，应尽可能指点、帮助。”先生这么关心爱护有志学习的人，实在令人感动。先生去世后，就有这么结识而生前未见过先生容颜的青年不远千里赶来参加悼念活动。

先生终年看书、埋头阅读。他摘抄的卡片，每当系里师生需要查询时，都无保留提供。

先生真是一只“钟”，为多少人而鸣！今天每当看见先生终年不畏寒暑，风雨无间伏案工作的桌椅，怎能不为失去这巨“钟”而难过！

“要做好学问，先要做好人。”

先生一生对自己要求极严，对别人宽宥。近年招收几名研究生，他首先要他们选读几篇古文，多是讲做人道理的文章。他常说：“人品第一，人的品格不高，学问的高深境界也达不到！”。

建筑界老一辈都知道，早在三十年代起他不坐“黄包车”，以徒步传闻久远，到近年仍一直步行。他住处离学校有三站多路，每天往返得有七、八华里路程，每天又穿上五、六斤重大皮鞋，这对逾古稀的童老确是“超载”。前年秋他患腿疾，接着又不幸摔倒在路上，领导曾劝其乘学校所派专车，他都谢绝，最后说在行走不便时买三轮车自己雇人接送。如此直到住院前还一直步行上班。他这么做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有更深刻的缘由。

先生虽是学界著名学者，但从不自傲矜持。他有几篇文章要我给某人看看，虚心听取意见，纵然别人未提出什么重大意见，发表时总注明请某某看过。别人摄赠的照片及手绘草图，也一定一一在发表时注明。这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近几年发表作品多由我誊抄，遇有疑问或有笔误之处，我完全可以直言相呈，他从不忌讳。这也是先生可敬可亲之处。他对抄袭、剽窃他人之作为已有的盗名窃誉之徒，非常痛恨。

先生1929年回国于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少学生流亡关内。先生在上海“华盖”事务所任职，还为流亡在上海的东北大学学生租房子上课，以完成未竟之学业。学生经济上有困难前来求助时，他总慷慨解囊。逃离沈阳时他只携带些书籍和学校部分资料教具，搬家辗转一直保存完好，直到解放后找寻东北大学而归还给有关人员。这种崇高的责任感，实为众人赞叹！

先生生活淡泊简朴，可称超凡脱俗，而对他人之危却有深厚的激情。去年他大手术后才半个月，晚上还得由两个儿子轮流值夜，杨老突然发病消息传到，而杨老身边又无孩子，他马上要自己孩子到杨老身边，守夜看护，直到杨老孩子回宁为止。先生十月下旬出院，次日就要看望在另一个医院中的杨老。在北京治疗期间他听到杨老病逝的消息，从床上跃起流泪多次，甚为悲切。今年春节还如往年一样，带病由儿子踏着三轮去杨老、刘老家拜年。这种同辈间真挚感情看了真有说不出的感触。

先生常说：“要重是非，轻利害。”十年动乱期间，他虽不便直说自己意见，但从不要轻易苟同附和潮流而随风使舵。记得1972年筹备复课招生之际，两个“宣传队”领导，就要不要把建筑系取消而与土木系合并之事，征求过先生意见。当时不少人都附和，认为建筑系可以取消；而先生坚定地说：“建筑系和土木系有根本区别，如果两系不并地球就不转的话就并，不然建筑系还是要办！”爱憎多么分明的观点！今天看来这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当时说这些话却是有一定风险的。

“做学问不能靠小聪明”

先生平时看书，有时会失声大笑，这可能是他生活中最高兴的时候，看时常用纸写上几行，回家分类装进口袋。他一篇文章常积几年或十几年资料而成。在整理先生的未完稿《建筑教育史》时，我发现有六十年代的信，是其留苏侄儿应先生之约介绍苏联建筑教育情况。他说抗战期间在重庆时就开始收集这方面资料了。但有时收集资料再多，如不能构成文章所必需



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时，从不吝惜，悉数付丙。他要求写文应象“拍电报一样简炼”。他手稿只要不发表总不时改了再抄，抄了再改，钢笔字又密又小，有些地方还粘贴、挖补，这对八旬老人是多么艰辛的劳动啊！

在再版《江南园林志》的工作中，先生曾与我谈起三十年代的事。那时他经常往返于江浙、沪一带调查园林；当时交通工具很不方便，他总一人踏勘、测绘、摄影。近代是他首先研究我国造园这块艺术瑰宝。调研中又于昆山、吴江两地先后被误认为日本奸细而入警察局。没有坚韧的毅力和刻苦精神，靠小聪明是完成不了这部声弥漫迹的著作的。

近两年，可能他意识到要用有限的时间完成更多的工作；前年秋天，每晚抄写到深夜十一、二点。子女曾劝其休息，因为他每天都五时半起床。他说：最近要忙一个时候，过了元旦可以缓和点。他工作有一定计划，到时不完成不行，对自己好象有铁的纪律似的。先生逾八旬，可说功成名就而又德高望重，一般人早贪图安逸而坐享其清福，但他仍那么勤奋、刻苦，完成了这么众多的著作和论文！

“我要快点好，还有许多事要做！”

去年七月中，先生忽然要家中人替他检查小便，这时已可眼见尿中血块。1964年他曾患过膀胱癌，尿中带血是不好征兆。其实他自己在这六、七个月前已发现过血尿，他平时对疾病不甚重视，或怕治病影响工作而未能及时检查。接着住院检查，由于检查项目众多和拟定手术方案，从入院到手术间隔一个半月，这期间他心急如焚，他说：“快点开刀，我要快点好，还有许多事要做！”他逐日要人把书稿、图书、信札及字典带到药房；在膀胱镜检查的当天下午他还在写东西。

八月三十日动了手术，次日晚上我去陪夜，他身上插了五根管子，这对八十二岁高龄的他是很痛苦的，可他没呻吟过一声，有时张嘴发出短促的“嘘……嘘”之声，这是他克制极端疼痛唯一的方法。

我九月初出差，月底返宁时同志们告诉我，建工出版社寄来的《造园史纲》清样，他在手术后十天亲自进行了校核。由于手术后神虚力竭，他不得不在床上半躺半坐地工作，豆大汗珠不停下滴，手还在颤抖，边喘气边指点，在研究生协助下，几万字的书稿逐字逐句校核完成。

十一月中，根据医生建议，先生到北京进行放射性治疗。他将书稿和资料一大包随身带去，两个月治疗后，《东南园墅》又订正了一遍。回宁后体质更差了，他却要我们借阅一本本的期刊，又为《大百科全书》撰写“江南园林”条目。这时他已不能行走，是在躺椅上书写的。他身边放着大堆大堆的书籍，不时翻阅写上几行，又不时躺下身子。今年三月份先生病情急骤变化，不能吃东西，下午不时弯下他身子象是用上体揪压住腹部，这时一定是最难受的时候，但一会又坚持写上几个字。这是他将自己知识最后奉献给人民的时刻。同志们常去看他，并建议他吊点葡萄糖盐水，他却说：“一吊盐水，捆住了手就不能写字了！”这是去世前四天说的。次日先生才住进医院，接着就发病危通知，病逝前一天，手已不能写字了，还要为我系文革前毕业生口述留学推荐信由他儿子执笔，他孙子代签好名后他笑了。这就是先生病中一段生活。他一生既平凡而又伟大。

先生横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渊博知识，是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刻苦学得的。

（下转第7页）

# 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

童 寓

**编者按：**这是童寓教授的一篇遗稿。童教授在七十年代初某外国杂志上，看到加拿大一学生给该杂志的信，认为日本是东方园林艺术的起源地，并影响了中国和西方。童先生因而撰写此文，以论证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

作为珍贵历史遗产，中国古典园林有其世界地位，这是西方学者早已公认的。1954年在维也纳召开世界造园联合会(IFLA)会议，英国造园学家杰利科(G. A. Jellicoe)致词说：世界造园史中三大动力是古希腊、西亚和中国；并指出，中国造园艺术对日本和十八世纪的欧洲都起过影响。作为园林艺术探索者，我们试作如下申述。

生活上要求有调剂和多样化，在旧时代突出地表现在帝王离宫御苑和士大夫园池别墅，作为避暑、款待、优游的地方。中国文人所譬美的“城市山林”，正和意大利古典文学所称“Rus in Urbe”不谋而合。造园意图，在东方是通过林亭丘壑，模拟自然而几临幻境；在西方，则是整理自然，使井井有条。两个世界各自通过物质手段企图满足精神上某种需求。

日本在公元前七世纪以前，就由朝鲜输入中国文化。造园艺术承袭秦汉典例，用池中筑岛，仿效中土的海上神山。公元552年，通过朝鲜输入佛教。六百多年后，又从南宋接受禅宗和啜茗风气，为后来室町时代(1396~1572年)的茶道、茶庭打下精神基础，而逐渐达到日本庭园全盛时期。宋、明两代山水画家作品被摹成日本水墨画，用作造庭底稿，

通过石组手法，布置茶庭、枯山水。室町时代的相阿弥(?~1525年)和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小堀远州(1576~1647年)把造庭艺术精炼到极简洁阶段而赋予象征性的表现，有时甚至濒于抽象，已经超脱中国影响而进入青出于蓝境界。和远州同时的明末计成(万历十年即1582年生)，工诗能画，又善造园，把实践经验写成《园冶》一书，于崇祯七年(1634年)付印；流入日本后，被称为《夺天工》，足征彼邦评价之高。明遗臣朱舜水，比计成晚一辈，也擅长造园，亡命日本，亲自带去计成所阐明的当时江南园林风格；今东京后乐园，仍然存在朱氏遗规如圆月桥、西湖和园竹等，被称为江户名园。最意味深长的是，日本庭园建筑物和配景标题以及园名，全用古典汉语，表达风雅根源，十足显示中国影响。

希腊罗马规则对称造园法式，由拉丁民族继承下来。英国造园艺术最初就是由西班牙传入，然后又追随法国。到十八世纪，开始抛弃传统，和东方起共鸣，形成英国造园自然化的风格，甚至把影响扩散到欧洲大陆，蔚为造园史上一段奇观，其根源值得思考。宗教和贸易是促进欧亚交通重要因素。公元十三世纪，就由梵蒂冈派遣教使东来中土，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并且入仕元廷，遗有游记，描述中国风土人情，园林城市。欧洲最早关于中国园林的具体情况，则来自驻华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和信札。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并于中国史、地书刊陆续出现。1698年（康熙三十八年），驻北京天主教法国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9年）著《中国现状新志》三卷，涉及园林的池馆山石洞窟。此书引起欧陆人士很大注意，重印五版并有英、荷译本。但在此以前，由于英印海上交通频繁，自然很早就会有关于中国园林的一些传闻，加上由华出口瓷器的蓝白园景和糊墙纸刻印的亭馆山池版画，都有助于西方对中国园林面貌的了解。早在1624年，英国诗人、外交家沃顿（Henry Wotton, 1568~1639年）就说：工厂形式要规则，而园林则不求均衡。比他晚两辈的文学家谭卜尔（William Temple, 1628~1699年）于1685年所著书中“如是我闻”地竟谓，在园林布置，中国人不屑用直线对称，也无视条理秩序，这种形式谅必更为悦目，而只有富于才华的中国民族才作得出；就英国来说，最好知难而退。他的话没使英国人气馁，却引起英国造园学的革命。1743年（乾隆八年）法教士王致诚（P. Jean-Denis Attiret, 1722~1768年）由北京致巴黎友人函，描述圆明园美妙景物，称之为“万园之园，惟此独冠”（Le Jardin des Jardins, ou le Jardin par excellence）。前此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年）随船到广州，除游览广州商人园墅，还可能看到当时广州文人园如唐荔园、景苏园等。1761年他在所造伦敦郊区的丘园（Kew Gardens）内，修建中国式十层宝塔、孔子庙和中华馆，并于1772年著《东方园林论述》（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予中国园林以高度评价。比他长一辈的英国贵族凯姆斯（Henry Home Kames, 1696~1782年）也认为中国园林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都

更出色。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卡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年）到北京，曾“奉旨在圆明园万寿山等处瞻仰并观水法”。英使带两名园丁同来，迭携花木；嗣后英国人傅尔通（Robert Fortune）1842年也来华搜集植物，以充实英国日益丰富的品种，其中包括垂柳、银杏、辛夷、紫藤、牡丹、菊花、玫瑰。

中国经常为人所诟扬的唐朝王维（699~759年）辋川别业，是诗人、画家躬自经营的文人园。人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辋川就是诗、画结合的园林。这结合遂成为唐、宋以降被仿效的榜样，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变为十八世纪英国风景园的精髓。英国资产阶级尤其贵族们在十七世纪末期对传统规则式园林渐感单调而生厌，认为山林中的怪石断涧、野穴苍岩，比权门富室古典庭院中的方蹊直径为更活泼而要求改变风格。主要在文学作品熏陶下，风景园的含苞怒放已不可遏止；更加上法国画家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年）、劳伦（Claude Lorraine, 1600~1682年）和意大利的罗沙（Salvator Rosa, 1615~1673年）等的风景作品，最引起英国旅游大陆者的幽情雅兴。英国浪漫派散文作家阿迪森（Joseph Addison, 1612~1719年）宣称，园林惟有象天然风景才有价值。还有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年），他说“凡园皆画”，主张以画理治园，而蒲伯本人就是赁地营园，自作规划，并为友人代庖，从实践中体会画与园关系的诗人。他立意投入诗中有园、园中有画的尝试，并制定造园三律，即：对比分明、意外之景和无尽意境。这和中国古典造园精神再也切合不过了。蒲伯的好友史本斯（Joseph Spence），作为园艺家，也把诗、画连成一气，说园林是放大的画面。诗、画、园三艺术息息相关的结合，正是中国造园学说的最高成就。风景园先驱肯特（William Kent, 1684~1748年）和蒲伯同时，也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肯